

柯灵书信集

学苑出版社

书信集

①
昨奉书稿照已阅大略，小
需分交沈、由、需全二字请改为“荷”。蒙
谢。杜文视字，意见无论巨细，均请见示
以便修改。即叩
编祺。

杨士 8.6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柯灵书信集/唐文一编.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6.10

ISBN 7-5077-1202-8

I. 柯… II. 唐… III. 书信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4713

柯灵书信集

编 者:唐文一

学苑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万寿路西街 11 号 邮政编码:100036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12.25 印张 240 千字

199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16 元

编者的话

出于对柯灵先生的敬慕，几年来我一直想为他做些事情，终于有了编《柯灵书信集》的机会。这是本值得一读并可以保存的书，因为它不仅文情并茂，具有很好的文学价值；而且鸿爪留痕，又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书信集收录了柯灵先生三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致友人、编辑、读者等 111 位受信人的 400 余封信，按照受信人姓名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编排。这些信件记录了柯灵先生生活、工作和创作的线索，为我们研究了解柯灵先生的文品与人品以及在时代背景下的文学活动和社会活动，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

由于柯灵先生从不保留信稿，加之“文革”期间，许多宝贵资料又毁于一旦，所以收录的信件大部分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写的。从为数不多的三、四十年代的信件中，可以多少从侧面窥见当时文坛和社会痕迹之一斑。柯灵先生 1926 年起步于文坛，他的创作涉猎于诗歌、小说、杂文、散文、戏剧、电影等各个领域。另外，他还是位资深的编辑家。抗战时期，上海成为“孤岛”以后，柯灵先生以报刊为阵地，团结留沪的进步作家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8 年 2 月，柯灵主编的《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创刊的前一天，特务向报馆投了炸弹，在弥漫的硝烟中，柯灵愤笔写下了抗议的短文，并在创刊号上照样连载史沫特莱的长篇报告《中国红军行进》。《世纪风》创刊后，不仅得到阿英、王任叔、王统照、郑振铎、李健吾等一大批留沪进步作家的热情支

持，而且还得到了各地进步作家的积极响应，柯灵与郁达夫的通信就是最好的例证。在致孔另境的信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柯灵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掠影集》问世的经过，还可看到留沪进步作家活动的剪影，以及1948年柯灵在香港期间文学活动的片断；在致桑弧、张香还、黄裳等人的信中，可以看到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期间柯灵在上海编辑《万象》、《周报》等报刊的经历。从抗战开始直至解放，柯灵先生始终坚持在上海一方面进行文学创作，另一方面不间断地编辑报刊，经柯灵先生主编的报刊就不下十余种。这些报刊不同程度地对上海进步文化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书信集中所收的十几封三四十年的信，大致勾勒出柯灵先生在上海文学活动的线索，所以它的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书信是人宣泄情感的途径，它同日记一样，不加任何粉饰地揭示出人的思想、感情深处最本质的东西。柯灵先生的人品为人所称道，他的为人品德在书信集中可以一目了然。正直，便是柯灵先生最突出的品德。这主要表现在柯灵先生敢于讲心里话，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某些历史及名家已定论的人和事，柯灵先生敢于本着还其本来面目的态度，公正不偏斜地发表不同意见，增强透明度，以求澄清事实。1978年柯灵在致巴金信中提到的《从“秋瑾传”说到“赛金花”》一文，就是柯灵针对夏衍的剧本《赛金花》始终未得到公允的评价，以及粉碎“四人帮”后，又以三十年代江青曾争演过《赛金花》为由，对夏衍的剧本《赛金花》生出种种非议一事而写的为《赛金花》翻案的文章。对于梁实秋的“抗战无关论”这个在现代文学史上已成定局、并被批得体无完肤的言论，柯灵在致陈白尘、董健的信中发表了不同意见，这是他第二次行文为梁实秋的“抗战无关论”翻案了，此事在现代文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周木斋是三十年代极有成就的进步杂文作家，他英年早逝，不为世人所知。鲁迅又有“王平陵告发于前，周木斋揭露于后”一语，后人一直将他同反动文人为伍，使他蒙受奇冤几十年。从柯灵致范用、殷仪以及周木斋夫人赵素娟的信中，可以看到柯灵为周木斋主持公道，并全力促成《周木斋杂文集》出版的情况。1985年柯灵

先生一纸《遥寄张爱玲》，打破了国内几十年的禁锢，柯灵在致胡扬、沈小兰、于青等人的信中对张爱玲的得失又有一番很好的评述。对目前许多出版社将困难转嫁给作家的倾向，柯灵在致安徽文艺出版社编辑沈小兰的信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办出版事业，不是纯粹的做买卖，出版家和作家的目标与利益是一致的，彼此之间应该是道义和友谊的合作。”“现在这种‘斩’作家的现象，我认为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非常不利，因此我不能默而不言。”

热情是柯灵先生又一个突出的品德。他乐于助人，以诚待人，愿以自己一颗火热善良的心去温暖更多的人。他的热情诚挚在四十年代主编《文汇报·读者的话》时就为广大读者所称颂。在致秦寿容的信以及秦寿容致柯灵的附信中，可以感受到在那个世态炎凉的社会里，一个失学青年处于困境时所得到的温暖和帮助真比金子还珍贵。粉碎“四人帮”后，柯灵到洞庭西山从事写作，发现了一位很有才气的青年教师陆耀琪，由于他在西安工作，与妻儿长期两地分居。出于爱护人才，柯灵先生四处奔走，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在他的热情帮助下，终于使陆耀琪调回苏州吴县，夫妻得以团圆。这在致陆耀琪和钱婴的信中可以看到事情发展的全过程。无论何事相求，但凡不过分，力所能及，柯灵先生总是给予极大的热情。就连普通读者来信要求推荐稿件、代购图书等琐事，柯灵先生都是不厌其烦，能办则办，不能办及时复信讲明原因。登门求稿者更是络绎不绝，无怪乎柯灵先生有偿还不完的文债，使他无暇顾及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柯灵先生还有一个突出的品德就是谦恭。他最鄙视有了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和贪他人之功归己有的人。他清心寡欲，从不为名利所动。他温文尔雅，是位具有长者之风的学者。然而他直到耄耋之年，仍称自己是个“白首学徒”。几年前，柯灵先生过去的一个学生来信说，要在柯灵先生的家乡为柯灵先生建造个纪念亭。柯灵立即复信加以制止。他恳切地说：“我何德何能，对党对国家为人民，都谈不上什么贡献，少年离乡，更没有对家乡出过什么力。写点东西，也许可以说薄有文名吧，但也并无什么成就。”这些年柯灵先生的作品越写越精，

找他请教“创作门径”的人也越来越多。对此，柯灵先生谦虚地说：“我求学只到小学程度，从事文学创作，纯系自学出身。要说什么‘门径’，我完全答不上来，如果勉强要说，那么只有老生常谈：一是多读书，越多越好；二是多留心生活，观察生活；三是多写，多练笔，但不要滥写；也许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为人和为文是同样严肃的事，同样需认真对待。”柯灵先生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很严格，每一句话都要经过反复斟酌，他真诚地企盼读者对他的作品提出批评意见，达到与读者共勉的目的。这在致《文汇报》编辑的信中，可以看到柯灵先生对待读者意见的态度。他反对盲目的崇拜与过分的溢美，他认为：“过分的溢美，对作家本人，对文学事业都没有好处。”

在柯灵先生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严谨、缜密、求实的文风。的确，柯灵先生的创作态度始终都是一丝不苟的。他在致黄萍荪的信中针对当前一些作者的不良文风，激动地表示：“我过去也写过不少涉及前辈或名流的文字，但我一定把彼此的地位关系说清楚，决不含糊混充，拉平身分，故示亲昵，以蒙骗青年或不明真相的读者。”他强调写东西要实事求是，“如确曾亲炙者，不论深浅，只要不是志在自炫，自可各以所知，本着诚实谨严、忠于历史、忠于自我的精神，为一得之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柯灵散文选》，柯灵先生在编选过程中，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坚持严谨、缜密的文风，赢得了编辑与出版社的好评。他在一辑散文中用的引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后署“成语”，后来他发现此话有可能是司马迁语。为了弄清出处，他一方面自己查书核实，另一方面请编辑协助查找。在如何评介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的问题上，柯灵先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致美国汉学家傅葆石的信中，他强调“孤岛时期”不能无视党员作家的作用。上海文艺出版社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征求柯灵先生意见时，柯灵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编选的着眼点似应集中于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人品与文品的统一，把作品虽多而品德上暴露明显缺点的作家称为‘杂文大家’，我以为并不合适。”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的问题上，柯灵先生也是持同样严谨的治学态度。

这本书信集，可以说是一部具有散文体风格的文人小品集。作者把古代文人的流风余韵与当今作家洒脱自如的心绪词采相结合，读来颇有回味无穷之感，给读者一种别具一格的审美情趣。“尝读毛主席、叶帅、陈总诗，辄涉遐想，我革命创业前辈，戎马倥偬，席不暇暖，而笔底纵横，从容浩瀚如是，岂非奇迹！每念及此，欢喜赞叹，景仰不能自己。”“老来不速，来日苦短，遂疏通候，承××同志约赴苏州开会，从命滥竽，知兄亦将南来，不胜雀跃，良觌在迩，先此奉报”，“近来报刊未见大作，凉以盛名之下，酬酢孔多，然乎否乎？兄正当盛年，有笔如花，甚盼能谢绝俗务，多事笔耕，以贻读者，幸甚幸甚。”“自维浅陋，朋辈黽勉，既感且愧。京华为文坛中心，头面人物乃此中重寄，草野细民，遥承白眼，何幸如之！”“太平岁月，得来不易，晚晴足珍，千万保重。让我们多活几年，平心放眼，好好看看这花花世界吧！”在一段段充满文采的字里行间，不论是议论评鹭的读书体会，或是嘘寒问暖的文人酬酢，还是珍重岁月光阴的感慨，可以使我们感受到作者俯仰感叹个性情襟的真情流露。仿佛在听柯灵先生谈天说地，又好似随柯灵先生遨游于一种审美形式的情趣之中。从柯灵先生的文字看，貌似行文随心所欲，实则贴当自如，浑然一体，足见柯灵先生博学多才，功底厚实。

这本书信集编就于1992年。当时×出版社允诺出版该书，我将书稿寄给了出版社负责书信集的编辑。不想该编辑不久就退休了，书稿的事也使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后来我曾多次托人打听，该社负责书信集的副总编总是答复：《柯灵书信集》作为今年的补充选题。一晃三年过去了，书信集始终未见出版，书稿竟也不知去向。庆幸的是当我再次将书稿整理完毕时，该书信集得到了学苑出版社的厚爱，他们承担了这部极有意义的书稿的出版工作。相信看过《柯灵书信集》的读者，也会和我一样对学苑出版社为此书所做的一切表示赞赏。

编者

1996年5月16日

柯灵小传

袁牧之、司徒慧敏全

袁牧之、司徒慧敏全

袁牧之、司徒慧敏全

1909年2月15日出生，浙江绍兴人。原名高季璠。上小学时，就酷爱读书，阅读了许多古典小说。事小毕，因患眼疾而失学，完全靠刻苦自学为自己开辟了一条人生坦途。

1925年，在家乡小学当教员时，开始在《绍兴日报》上发表习作。1926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上发表第一篇作品叙事诗《织布的妇人》。1928年，任家乡小学校长时，该校被评为绍兴县“办理优良”的学校。1930年担任《儿童时报》编辑。除了在本报发表作品外，还向全国性的报刊投稿。

1931年冬到上海，一直从事报刊编辑工作，并积极参加进步电影、话剧运动。抗战时期，上海沦为“孤岛”，柯灵坚持以报刊为阵地，团结留沪的进步作家，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先后编辑过《文化街》、《明星半月刊》、《民族呼声》、《世纪风》、《浅草》、《草原》、《万象》、《周报》、《读者的话》等进步文化报刊，扶植了许多文学新人。他写过诗歌、童话、散文、杂文、短篇小说、话剧、电影剧本等各类文学作品。其中，1941年与师陀合作，将高尔基的话剧《底层》改编的话剧

剧本《夜店》，公演后引起极大反响，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1948年到香港筹办《文汇报》，1949年返回上海。

1949年后，主要从事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为了和平》、《不夜城》、《春满人间》等电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7年创作的反映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的《不夜城》，曾被作为毒草影片，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批判。粉碎“四人帮”后，重新拿起搁置十年的笔，写出了《香雪海》、《长相思》、《剧场偶记》、《煮字生涯》、《文心雕虫》、《墨磨人》、《梦中说梦》等十几部脍炙人口的散文和评论集。他的散文将古代文人之韵风与当代作家之思索融为一体，词采飞扬，耐人咀嚼，堪称当今散文之大家。目前，这位耄耋老人仍以那支不老的笔，抓紧时间创作一部反映上海百年历史的长篇小说。

全国解放后，柯灵先后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化委员会委员、上海《文汇报》副社长兼副总编、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所长、《大众电影》主编、中国作协理事、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影协理事、上海影协常务副主席，他还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电影局顾问，国际笔会上海中心主席。繁忙的社会活动与文债的困扰，使其无法专心自己的写作。现在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摆脱一切俗务，安静地坐下来完成自己的创作计划。

目 录

柯灵小传

引言——致唐文一	(1)
----------------	-----

致巴金(三封)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8)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六日	(9)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9)

致池上贞子(二封)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11)
一九九二年七月一日	(12)

致陈子善(九封)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13)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14)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14)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八日	(15)
一九八八年一月六日	(15)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15)
一九八八年十月五日	(16)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17)

一九九一年十月三十日 (17)

致陈白尘、董健(一封)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一日 (18)

致陈纬(二十一封)

一九八〇年五月六日 (22)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二日 (23)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日 (24)

一九八三年七月五日 (24)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四日 (25)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26)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26)

一九八五年九月八日 (27)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27)

一九八六年三月八日 (28)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日 (28)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二日 (29)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 (30)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30)

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31)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九日 (31)

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32)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一日 (32)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33)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 (33)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34)

致陈钦源(九封)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 (35)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35)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36)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37)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八日	(37)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38)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39)
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	(39)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40)

致陈雪川(二十一封)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九日	(41)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二日	(42)
一九八五年五月五日	(42)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43)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43)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44)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日	(44)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45)
一九八七年三月八日	(45)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46)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46)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47)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47)
一九八九年一月七日	(47)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	(48)
一九八九年二月四日	(49)
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一日	(49)
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50)
一九九一年一月三日	(50)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二日	(51)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七日	(51)

致陈诏(九封)

一九九〇年四月八日	(52)
一九九〇年七月七日	(52)
一九九〇年十月六日	(53)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四日	(53)
一九九一年一月三十日	(54)
一九九一年七月三日	(54)
一九九一年十月八日	(55)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日	(55)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56)

致董乐山(一封)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日	(57)
------------------	------

致董鼎山(一封)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	(58)
------------------	------

致董延梅(十五封)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59)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日	(60)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二日	(60)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61)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61)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62)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二日	(62)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八日	(63)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七日	(64)
一九九〇年三月四日	(64)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七日	(65)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日	(65)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66)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66)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八日	(67)

致董蕾(四封)

-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68)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69)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六日 (69)
一九九二年七月一日 (70)

致范用(一封)

- 一九八五年四月三十日 (71)

致范泉(二封)

-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73)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74)

致傅天则(一封)

-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75)

致傅葆石(六封)

-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76)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79)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日 (81)
一九八八年二月一日 (83)
一九九〇年九月四日 (84)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85)

致傅壁园(一封)

-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87)

致郭化若(一封)

-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 (88)

致高潮(一封)

-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七日 (89)

致葛一虹(一封)

-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二日 (90)

致何为(四封)

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91)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九日	(92)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	(93)
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	(93)

致胡扬(一封)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四日	(95)
------------------	------

致洪长泰(五封)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97)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97)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98)
一九九一年三月五日	(98)
一九九二年八月八日	(99)

致郝铭鉴、陈福康、张辽民(三封)

一九八四年七月七日	(101)
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二日	(102)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103)

致黄伟经(十封)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七日	(105)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105)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二日	(106)
一九八九年九月	(107)
一九九一年二月六日	(107)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日	(108)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一日	(108)
一九九一年七月九日	(109)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109)
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日	(110)

致黄佐临 桑弧(一封)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111)
致黄秋耘(一封)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六日	(113)
致黄继持(八封)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114)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一日	(114)
一九八四年七月五日	(115)
一九八五年九月五日	(115)
一九八五年九月七日	(116)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16)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日	(117)
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日	(117)
致黄萍荪(一封)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118)
致黄蜀芹、孙雄飞(一封)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120)
致黄裳(一封)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	(123)
致加藤周一(一封)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二日	(125)
致季滌尘(二十七封)	
一九八一年四月六日	(127)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日	(127)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128)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二日	(128)
一九八二年七月七日	(129)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129)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四日	(130)